

金石诗品 古今会心

赵丽宏

好友唐子农十年磨剑,完成了《二十四诗品》篆刻,让人惊喜。唐人司空图的《二十四诗品》是一部奇书。

这是一部论述诗歌风格的诗论美学经典,也是二十四首以诗论诗的组诗。无论是作品的体例,还是这些文字所展现的思想和意境,都是前无古人的独创。

青年时代我第一次读到《二十四诗品》时,曾经为之惊叹。这二十四段谈诗论诗的文字中,交织着关于艺术、自然、山水、历史和哲学的奇思妙想。

飘逸灵动的文字,贯通宇宙天地,融汇世态万象,也表达着纷繁幽深的人间感情。诚如钱锺书所言:“艺术家之会心,科学家之格言,哲学家之悟道,道学之因虚生白,佛家之因定发慧,莫不由此。”在这个世界上,大概只有汉字能作如此奇妙的表达。生而为中国人,能以这样的文字谈诗论艺,沉浸于情理交融、天人合一的境界,值得骄傲。

《二十四诗品》是用汉字书写创作的文学极品,用金石篆刻展示这部经典名著,是极富创意的艺术再创造。刻在佳石上的篆书,以丰富多姿的形态,再现这部奇书飞扬的诗意和超拔的想象力,这是融汇古今的创作。

司空图是晚唐诗人,他学识渊博,性情超脱,晚年隐逸山林,“将取一壶闲日月,长歌深入武陵溪”。而他最为醉心且自信的,是对诗的研读欣赏和评判,如他在诗中所言:“依家自有麒麟阁,第一功名只赏诗。”《二十四诗品》,是他一生“赏诗”的收获,也是他的才华和智慧 的结晶。司空图也许不会想到,一千多年之后,会有一位上海的篆刻家,在国际大都市一隅,避开了喧嚣的市声,面对着莲池荷叶,聆听着竹风秋雨,沉浸在他的诗论中,潜心十年,反复研读,摘选其中部分段落,挥刀镂石,完成了这部篆刻集。

篆章无言,诗魂犹在。远去千年的司空图和一位现代篆刻家相会在神奇的金石韵律中,是一段奇缘。读者能在这些古雅精美的文字中,窥见不同时代的艺术家之间会心的交流和微笑。



祥走了,这个凡人 57 岁那年,因癌症在家人和几个朋友的陪伴下,在医

院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。沉默中,我的心有一滴泪溅出,苦苦地下滴,仿佛所有的记忆就此苏醒,我有一种很想痛哭却又无法哭泣的感觉。

认识祥,三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当时,28 岁的我因一篇散文荣获局一等奖,其实更是得遇贵人,我从上水管线所一名通讯员,进入局工会,成为一张刚创刊的内刊的借调人员。

借调第一天,还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初春,在局工会认识了祥。他敞着一件水滴油亮的宝绿色夹克衫,是一个爽直火烫的汉子。祥注定是要滚蛋的,周围的人,都知道,他本人却不知晓,总以为自己小说在全局得了第一名、诗歌、散文均有奖项斩获,就有资格进入内刊工作。其实,借调时还是有言在先的,三个月后,祥还有一位邱姑娘及我,三人之中只能留一个,另两人哪里来哪里去。

这种你死我活的残酷局面,放哪儿,三人都要龙争虎斗一番厮杀。奇怪的是,那位人缘极好、却不会写作之道的姑娘早早回基层了,祥约我去他家喝酒。那时,已是初夏,喝的是冰啤。他从冰箱冷冻室里拿出急冻的啤酒,直接上嘴,一口咬掉一个瓶盖,咕嘟嘟就灌了下去。十多瓶啤酒下肚,人在燥热的温度里变得凉爽的时候,话就浓烈起来。好像决定我们个人命运的是我们自己,我俩慨然相约:无论谁被打回原形,我们依然是朋友。竞争期间,双方不得使暗招。这个誓约,至今都守着,而与我对赌的那位,却去了天堂。

果然,祥因办公室反响不佳,回原来的基层公交单位了。自恃有才的他哪里咽得下这口气,一怒之间,离开了单位。但谁能想到呢,在一个城市的屋檐下,局工会那个誓约,竟成彼此未再见的永诀。



在城市的喧嚣里,总是渴望一处宁静。

离上海市区 60 公里处有一个地方,叫枫泾镇。这个地方如诗如画。是明末江南的四大古镇之一。也是今天的长三角十大古镇之一。从枫泾古镇的大牌坊下转过来,一幅人间烟火的画面立即就会升腾在你的面前。

三步两座桥,一望一条巷,时间仿佛在这里一下子就定了格。

整个枫泾就是一幅画。而这幅画里出大画家出大人物。自唐以来,有历史记载的名人就达 639 人。其中状元 3 人、进士

祥离开局工会的稍后一两年,我也离开了,去了一家报社。三五年后,

恰巧成为跑交通系统工会新闻的记者,再逢祥老单位的同事,总会有意无意地问一句:他还好吗?

后来得知,祥去了邮政局。某一日,祥突然打来电话,问我是不是在找他?他在邮政局扛大包。我表示不相信。祥问了我的职业后,干笑了几声,很涩然,便挂断了电话。

我一直在等他电话,希望能有一天,能够面对面地用牙齿咬掉啤酒瓶盖,“咚”一声在空中相撞,溅出冰凉的泡沫,咕嘟嘟灌入心田。

得知祥去世了,他就这样从我的心头跑到我的眼前。我忍不住把他写了出来。我想告诉人们,在这世界上,所有的事都无法确定,能够确定的,只有生命的无常和必然到来的明天,如果有聚会,有相见,有想说还没有说出来的话,赶紧。

五月间,黄栀子花盛开时,老远就能闻到浓郁的花香。漫山遍野开着一簇簇白色的花朵,在黄栀子嫩绿色的叶子衬托下显得洁白无瑕,金黄色的花蕊像倒插在花中的金簪子,散发出沁人的花香。

一看见黄栀子花,馋嘴的妹子就会立即跑过去摘下花瓣,放到嘴里津津有味地嚼起来,酸酸甜甜的味道令人难以忘怀。

岭上的黄栀子花实在是多,怎么摘也摘不完,一个早上下来,每人都能摘到满满一篮。花摘回,把花蕊去掉,然后放在锅里焯一下,捞起来后再用清水漂一漂,沥干,就可以炒着吃,味道很不错。只是经过这样一加工,一篮花只剩一小碗了。



56 人、文武举人 122 人、文化名人 336 人。枫泾还是金山农民画的发源地。有数十位农民画家在这里常年作画,取得累累硕果,名扬海内外。

枫泾古镇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。在历史上长期南北分治。一条河将镇区分为南、北两半,成为当年划分吴越的界河。因此枫泾镇也就有了“吴根越角”的美誉。

直到 1951 年,枫泾镇才结束漫长的分治历史。1993 年,原来的枫泾镇和枫围乡合并,才形成今天的枫泾镇。

枫泾最大的特点是水多。河道是它的血脉,而桥梁则是它的灵魂。有“三步两座桥、一望十条港”之说。值得一提的是致和桥。该桥建于 1328 年,为单孔石拱桥,造型古朴雄伟,结构牢固。经历 700 多年,风采依旧,是镇上现存最早、保存最完善并在继续使用的古石拱桥。

多年前,我还是个乡村少年。每年暑假,都要雷打不动地帮家里干农活,尤其是既要抢收又要抢种时,累得人要瘫倒。

但这还不是我最怕的,我最怕的是要用水车“车水”抗旱——老天一直不下雨,为了不让秧苗旱死,只能从池塘里一次次地人工车水。

我家的田比池塘高出很多,因此只能一阶一阶地朝上“翻水”,要呈阶梯形架上 3 台水车,需要至少 3 个人同时车水,才能将低处池塘里的水翻送到高处的田里,引水保苗。

父亲和母亲负责车较陡的水车,较平缓的水车则交由我和小妹轮换着去车。车水非常辛苦,要不停地用很大的力气拉动车水的轱辘,才能将水从低处送到高处,且过程特别乏味,要顶着烈日,忍受着蚊虫的叮咬,反复不停拉动车水的轱辘,拉得人都会打瞌睡。

池塘里的水终究有限,家家都在车水救苗,十天半个月后,池塘里的水便只剩下塘心里的一点。待到塘心里的水到成人膝盖处时,浑水捕鱼的时候便到了——全村男女老少统统下到池塘里捕鱼,有人拿着网兜,有人带着推网,有人提着竹篾罩,有人干脆什么也

不提,母亲给我讲故事,记得格林童话故事中有个魔毯的故事特别吸引我。故事中说有户庄户人家的儿子出外打工,

由于他的勤劳,博得了东家的青睐,临离开时东家送给他一条魔毯,这条魔毯很神奇,只要往桌上一铺,念动咒语,桌上马上会变出一桌丰盛的宴席。笔者小时候是短缺经济的年代,整个社会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,饥肠辘辘时想想淡馒头都觉得甜美无比,更何况丰盛的宴席。因此这条铺在桌上的神奇魔毯是令人十分向往的。长大了常常还会想起这个童话故事。

那一年我转岗去担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,曾经负责过一个“创新上海文化消费商业模式的研究”的课题。上海长期以来,一直是我国经济最发达、商品最繁荣、市场最活跃、消费最兴旺的城市。

上海素有“魔都”之称,但这一称谓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国人,而是一位日本作家。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位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旅居上海,1923 年根据自己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,在武进路 95 号的一栋小洋楼里,他写了一本书,书名起先叫《不可思议的上海》,这就是一个外乡人或外国人对上海的感受,但他总觉得这一书名还不足以表达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不拿,直接徒手去摸。塘心里全是人,人一动,水一浑,鱼便会在浑水里四处逃窜,“鱼撞到我腿了”“我踩到鱼了”“我按住了一条”,人们兴奋地喊着,开始眼疾手快地去网,去捞,去罩,去逮……竞争也随之展开,男女老幼不论方式方法,各显神通,谁捕到,鱼就属于谁。

最激动的时刻,莫过于一条大鱼出现了,它们或身体露出水面,或从水下的腿缝里一穿而过。“有条大鱼”,人们纷纷不顾

一切地展开围追拦截,大鱼在水里都是非常灵活的,游动速度极快,眼看着就能捕到了,一转眼又溜走了。

与鱼在水里斗智斗勇,人是没有优势的,尤其像我那般大的少年,几个回合下来,我们的头发、脸上都是泥巴和污泥水,彻头彻尾一个泥娃娃。但泥娃娃们是无比开心的,在水中快乐地追逐鱼,各种灵活的招式都用上,扑倒、摔倒、绊倒,都时有发生,但我们都会笑嘻嘻地爬起来继续,与鱼斗,其乐无穷。

回报是一条条大大小小的鱼,被装进自家的鱼篓里,晚饭时家家

对上海扑朔迷离的概括,最终改名为《魔都》。于是上海的这一别号慢慢传扬开去,至今不混。

“魔”本来含贬义,但定冠了上海这座城市以后,就变成了褒义,成为一种亲昵的称谓。所以改革开放以后,当魔都邂逅了魔毯,上海就一下子满血复活、涅槃重生。

上海作为魔都的魔力就在于市场经济这条魔毯的宽广与厚实,而上海市

民的消费力则是这条魔毯的咒语。今天我们就在这样的魔都魔毯的邂逅中,来窥视和研究文化消费以及

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。这也是我后来撰写《魔都与文化消费》一书的初衷。

瞄准文化消费是因为我曾担任了十二年的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总栽。每年最困扰我的棘手问题之一,就是艺术节六七十台剧目的销售问题。本世纪初叶,上海市民还没有养成文化消费的自觉习惯,而艺术节大容量地集中推出一批剧目,并且票价不菲。这就形成很大的剪刀差,票价已成市民呼吁最强烈的文化消费问题。

以前我们很少关注文化产品的商业功能和市场效应,因此我们的文化产业一直比较孱弱。如果说城市文化是一条河流的话,那么文化创造是河的上游,文化消费是河的下游;文化创造是河的起源,文化消费是河的端口,两者不可偏废。

城市的文化创造和城市的文化消费是城市文化生存的两翼,比翼

双飞才能使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态保持平衡,才能使这座城市展翅翱翔。

每年艺术节有一项惠民措施,那就是优惠票销售,演出票价更加亲民。那一天,市民总是早早赶来排队等候购买优惠票。有些老伯会一下子购买十几场不同剧目的票子,看着他们喜笑颜开的样子,我觉得这才是老百姓的节日。

我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,看他们艺术节期间一个剧目《来自契诃夫的一封信》,1200 个座位的场子竟可以连满十四场。

文化消费背后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。三十年以来,魔都的消费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,这些不会不波及文化消费。至于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也在随时代而嬗变,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影响文化消费。

雨恨云愁时,江南依旧绮。

湾道堤坝内,冶红妖翠碧。碧海七彩鸣,水村傍鱼市。闲忆忆江南,只合江南趣。

比肩五渔村,干畦铺绿湾。

晨沐第一缕,碧波唱月晚。除却游人影,忙碌无人闲。村间岩壁筑,古坊觉闻见。含笑一枝黄,迴临飞鸟欢。帆映青山行,念挂孤帆远。妈祖天后宫,下海保平安。风尘嗟归帆,瞻月照欢颜。

户户都飘出了鱼香,吃不完的,再拿到街上去卖。捕到的鱼越多,我们就会越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同时,我们又是矛盾的,既希望能浑水捕鱼,又不太希望。能捕鱼,则迎来全村人难得的一次水中大聚会,共欢乐。但同时也说明池塘里快没有水了,田里的秧苗很难被救活了,减产,甚至是绝收已成了必然,接下来的日子将会很难过。

待秋季到来,池塘里重新蓄满了水,乡人们会及时放入新的鱼苗,村妇们会把各种杂食扔进池塘里,好让鱼吃了能快点长大,为下次的浑水捕鱼打好基础。

随着水利工程和灌溉技术的改善和提升,如今乡下已没人用水车车水了,也很难出现池塘里没水的情景了。

浑水捕鱼已很难再出现了,不像我的少年时代,几乎一到两年就会遇到一次,成为我儿时暑假生活最深刻的记忆。

生活唯一不变,就是我们时时要应对变化,哪怕只是买菜。

不一样的暑假 责编:郭影 史佳林